通志堂経解

D十12
1411
205

12
門 函
卷

書疑目録

第一卷
大序疑
堯典考異
第二卷
典謨總疑二
夏書疑
仲虺之誥疑
伊訓五篇疑
第三卷
盤庚疑
說命疑三
二典三謨總疑
堯典疑
三謨考異
湯誓疑
湯誥論

說命考疑
西伯戡黎論
第四卷
泰誓疑三
武成疑
第五卷
洪範疑六
洪範圖
第六卷
旅獒疑
酒誥梓材疑
高宗肜日論
微子論
牧誓疑
武成考異
洪範考異
康誥疑
金縢疑
大誥疑
第七卷
召誥洛誥疑
多方考異
第八卷
君奭疑
立政疑
無逸疑
君陳論
第九卷
畢命論
微子之命疑二
多士多方疑
多士考異
蔡仲之命疑
立政考異
周官疑
顧命康王之誥疑
君牙冏命疑

呂刑疑

秦誓費誓論

書疑目録

文侯之命疑

書大序

金華王柏著

予嘗讀古文尚書序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以教鼂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由是觀之書之爲書至於聱牙艱澀而不可曉者我知之矣漢初書已三變秦火一變也傳言之訛再變也以意屬讀三變也書之爲書元氣微矣及孔壁之藏既出又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宜學者之所甚喜而甚幸固當尊尚而表章之篤信而訓詁之又何敢復致疑於其

間今讀大序鋪張廢興之由粲然備具及熟復玩味則不能不疑所可疑者大略有三其一曰三墳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此說程子嘗疑之已得其要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古人固有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足取以爲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以所不知遂敢放言而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聖人經世治民之道登載於簡籍之中正夫子之所願幸必爲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沒於後世夫子既去之矣序者乃敢妄加言道之詞則是夫子不當去而去之若曰大道固自可常行者也又曰常道則亦豈不大哉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夫天下之論至夫子而定帝王之書自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朴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記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爲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書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繹之予嘗爲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經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而惑之反引以證聖人之經也其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

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鼮
鬲盤匜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顓
帝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
耳而不計其說之自相反覆而不可通也謂科斗
始於顓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
而傅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
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爲隸古哉於
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
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
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其原起
於皆科斗文字一句展轉乖謬不能自脫予欲擺

求伏生尚書已不可得觀史記所載雅俚雜糅雖
多太史公妄加點攬而伏生本語亦不爲少以今
日見行之書考之賴古文以訂定其口傳之謬者
十不止於二三而序者反欲假重伏生爲變科斗
之計不知爲孔壁蓋亦甚矣其三曰增多伏生之
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
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
數竊意所增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
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三篇與周書
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
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

澀之如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實非伏生之訛也後世儒先曰缺文曰脫簡曰此不可曉皆過矣朱子嘗謂伏生偏記其所難而安國專得其所易蓋疑詞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耄口傳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夫自宣王之時史籀之書法通行於天下始皇時李斯小篆方盛屋壁之藏爲夫子之故書邪必篆籀也爲秦政之新書

必小篆也豈有不夏不商不籀不斯而獨傳顓帝之書法本欲流傳適所以堙廢孔氏子孫必不如是之疎也且孔氏之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它書而獨記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假曰科斗之法與史籀並行於世豈有二三千年之遺法尚存於秦自秦至漢未百年而其體致遠無識之者序者徒欲誇張藏書之甚古不意千百年之後亦有疑者朱子雖取此序於書傳之首謂其言本末之頗詳且取其掃小序自爲一篇而不殺雜於經文之上亦未嘗不言其非西京文字

固已洞矚其僞矣且俾讀者宜考焉此予之所以
益疑也

二典三謨

堯之德至矣廣矣固難於形容矣上稽曆象下授
民時舉天下之大而遜之於舜其德固無以加於
此矣以舜典紀載如此之詳而堯典反簡略若未
斷章何二典之不同如此

命羲和降二女事之所關者固大以在位七十載
之久其它豈無可書者夫子亦以其登載之約而
有巍巍蕩蕩民無能名之嘆愚竊謂史官本爲虞
作典推及堯耳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繫之曰克

典稱之曰放勳不亦宜乎其命羲和也固堯之大
政舜又因堯之成績察於璿璣玉衡而加詳焉丹
朱嚚訟之言所以開揚仄陋之幾驩兜共工之吁
方命圮族之咈此四罪之張本也合爲一篇豈不
首尾相涵血脉相貫氣象亦且渾全不見堯之簡
不覺舜之多此亦作經之體也然亦何以證之舜
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
幸孟子亦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匡之
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既
曰命契之詞朱子於集註亦曰命契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乃於尚
書命契之下舉孟子之言而繫之曰亦此意也此

則不能無疑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既提其名謂之放勳曰繫於命契五敎之下則是出於堯典矣又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却皆載於舜典有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亦明矣孔壁之分尚可曰以冊書舒卷之長不得已而分之無它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亂以二十八字於愼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而勢不得而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晉之所崇尚愚知其決非本語也黜之無疑

又

虞氏之史官其有道之君子歟何其識之精而詞之密也何其敘事之法度森嚴也何其體用備而本末先後之不紊也其頌堯也首以放勳兩字總之後世遂疑爲堯之號夫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即是放勳之注脚其第一章以四德爲放勳之本而欽之一字又是德之本第二章是放勳之序大學一篇其原出於此明德新民至善皆在其中只此二章其體用本末先後已極分明此後方載實事其命羲和也首三句已盡一事之體用分命四官整整有條再提羲和授以閏法而責敬授人時之效此自有一章之綱目

此下即繼授舜一節先之以朱之不可負荷次之以三凶之不可任使然後述四岳之辭而使之求於厎陋而得舜又繼以歷試而又遜位此所謂推原其始之法也其頌舜也只是慎徽五典一句終於烈風雷雨弗迷其德已隱然具於歷試之內與頌堯者無一字同受終之下詳陳其事首以在璿璣玉衡以補羲和之未備見人君之職莫先於奉天時而裁成輔相之道在是而後次以祭告之禮次之以召四岳羣后之禮又次以巡守四朝之事又次以封山濬川而後及典刑四罪中間以二十八載更端以限攝位即位之兩節然後具紀

岳命九官之詞總提以二十有二人止結以告戒之一語而以黜陟之法終焉又總以舜歷事之歲月云條理粲然制度綱維極其詳密命之以典眞萬世帝王之法則也自是而降更未有一篇似之雖然其中猶有缺文也猶有錯簡也昔堯之試舜也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略無叮嚀告戒之意何也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書中脫此二十有四字而命嚳之下又有十二字此所謂錯簡也愚不揣僭欲合二典之舊章補以孔孟之逸語黜錯

簡削僞妄以全聖人之書輒述於後

堯典

虞書

粤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有缺文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朝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

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
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
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納字疑是宅字）百揆時敘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
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
德弗嗣帝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以夫子言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
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
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

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
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
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
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
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
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
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洛

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
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
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
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勞之
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以孟子言補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
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
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
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
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
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
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
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
載陟方乃死

右堯典一篇二帝之治盡于此何以多爲蓋其中
綱内有目目内有綱其事則萬世經綸之法其辭
則萬世文章之祖也然亦不能不疑者如四岳之
爲人其賢可知矣堯初欲以位讓之舜每有大政
必詢叩之其位尊德厚如此而卒無姓名聞于後
世此可疑者一也舜之朝賢而受任至二十有二
人可謂盛矣後世有所謂八元八凱者卒不見於
用或以其位卑年少未之紀述尚可言也若堯之
朝相與吁咈者四岳之外放齊而已共工驩兜鯀
而已則堯七十載之天下它何人與之共治邪略
不聞一姓名於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闊寂寥如此

之甚乎此可疑者二也又有注文之可疑者宅南
交之間疑有缺文焉說者指交趾之地愚恐未然
交趾在舜時爲要荒之外而洞庭彭蠡之間三苗
方負固不服則何以萬里建官於獸蹄鳥跡之中
乎且欲以南交爲嵎夷之對則宅西之下亦當有
缺文說者欲補之曰明都與幽都對恐史氏未必
然愚竊意本文是宅南曰交都午位蓋陰陽之交
也交都與幽都對宅南與宅西對嵎夷與朔方對
此史臣互文也此所疑者三也賛舜之詞曰納于
百揆又曰納于大麓大麓可謂之納百揆不可言
納也後舜有使宅百揆之文必亦一宅字而傳悞

爲納也又恐納于大麓而後賓于四門宅于百揆其序當然此所疑者四也夫天體之圓二十八宿隨天之運其流行無端循環無始非如地之形方而靜也何以分截而以某星爲東方西方南方之星也堯之命止以昏見一星以定四時其法尚踈也曰虛曰昴曰火尚可曰二十八宿之星而星之躔度淺深亦未爲甚準曰星鳥者已非二十八宿之星也午之辰名曰鶉鳥則所指者尤闊當其占候之初於既昏之時仰觀天象昭然環列獨指一星以爲四序之證固亦已爲審矣然而後出者益巧既定於昏又測於旦久之又推以度數可謂精

矣而天象曆法之差自若也況創法之初乎至之時遂察斗柄之所指比堯之法尤爲簡易而詳明故史臣喜而書之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疑璿璣玉衡之名非斗也此周髀宣夜渾天儀象之制也古人自名斗爲璿璣玉衡此固未可知若果爲渾天儀之類制度精巧如此之至而史臣不應不略提其綱而但以在璿璣玉衡五字而止之愚之所疑者此爲五也其它如陟方亮采之類訓詁之不可通者直缺之

金華王栢著

堯典之後當次禹貢禹貢之書文勢開闔法度森嚴一句之中各有紀律一篇之內綱領粲然堯典是敘舜一代之始終禹貢是敘禹一事之始終禹之位司空宅百揆皆在告厥成功之後二謨又當次之典貢敘事體也二謨敘言體也此四篇者實訓誥誓命之祖也百篇之義皆從此出百篇雖亡而四篇獨存不害其爲全書四篇或亡而百篇存無益也禹謨者因禹陳謨併敘遜位一節後及伐苗中間雖有益皐陶之言而主意是禹故總曰禹

謨皐陶謨者中間亦有禹之昌言而始終皐陶也故總曰皐陶謨二謨各自首尾不相沿襲如伐苗事先後交互而不相害也禹一禹也於貢止曰禹於謨加一大字無義也今去之貢與二謨皆夏書古人亦有稱爲夏書者今從之

禹貢　夏書

禹謨　夏書

皐陶謨　復聯益稷爲一篇　夏書

愚讀皐陶謨益稷二篇而疑其有錯簡也蘇氏固嘗疑其首數語有缺文焉而未及討索其爲錯簡粤若稽古皐陶之下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八字亦史臣贊皐陶之語也與堯典之例一而有詳略之不同與禹謨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實無以異其下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此方爲皐陶之言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云云方爲昌之云者有敷衍盛茂之意不應只此四句而禹遽拜昌言於敬哉有土之下却欠一荅禹拜昌言曰俞當移在此明矣皐陶謨之終蔡氏從蘇氏王氏張氏說改曰爲日以皐陶之言予未有知爲絶句思曰贊贊襄哉政與禹曰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句法一樣且相接也此下則有錯簡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但述治水之勞

已非不矜不伐之素而皐陶遽曰師汝昌言禹未曾昌言而皐陶何師之有與禹拜昌言之失一也其先皐陶昌言之後禹始拜之帝亦因禹拜昌言之後始命禹汝亦昌言禹既昌言後而皐陶方曰師汝昌言前後次第當然也自洪水以下數語亦是錯簡當在荒度土功之下弼成五服之上而皐陶師汝昌言當在象刑惟明之上然後血脉貫通渾然天成舜之賡歌亦與昌言聯續後世乃以夔初即有惟幾惟康其弼直一段舜深然之即有臣曰三段間之而賡歌一段尤無著落自禹昌言之後即載歌反覆其詞以贊之此作歌之意已萌於此

其下復推言君臣相與之義禹又卒言無忘皐陶既曰師汝昌言帝再提禹之意敘述于歌之先皐陶又再賡其歌而禹獨不敢任爲己功也賡歌畢而韶樂作故以夔曰終之此史臣敘事之微意首尾一貫精密如此惜伏生　與之斷續也今輒正於後

粤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

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
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
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
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
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
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朕

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
思日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
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都帝慎乃在
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
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
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
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
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

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
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
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
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
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
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
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洪
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
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
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臯陶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皐陶曰
師汝昌言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
方施象刑惟明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
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
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庶尹允諧

甘誓　夏書

五子之歌　夏書

胤征　夏書

夏書凡六篇前三篇夏之所以興也後三篇夏所以亡之漸也帝德下衰誓會始於禹一傳而啓去禹未遠而有扈氏已不奉正朔至於大戰于甘再傳而太康則以遊畋而失國五子之歌亦可悲也唐虞之下忽有此氣象何哉元會既轉世運漸漓此書之變體也仲康自立於權臣執國命之時僅能壯軍旅征義和小羿終不得返國少加於羿至相而羿弑矣少康艱難中興不失舊物其

功亦盛而無一句一字見於書禹之後四百年明乃無一嘉言善政之可紀何以爲國豈非史氏之踈漏也止有二誓五歌至桀之亡可以見履霜堅氷至其所由來者漸矣若胤征之誓火炎崐岡一章此則萬世討畔之大法也

商書

湯誓

序者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今讀其書初非鳴條臨戰之誓乃亳邑興師之誓也可謂大踈謬者矣既而思之湯之所以治其國者德政素孚號令素明賞罰素信安得一時紛率師徒而反有怨言者雖曰安於湯之

寬仁而不知桀之暴虐然上之使下下之奉命何爲有憚征惡役者於湯之國乎今乃勞其曉諭斷以必往示以大賚懼以拏戮若勉强以驅之者以此衆戰豈不殆哉蓋成湯肇修人紀於君臣上下之分素嚴於逆順從違之理素著湯之所以事桀也進以聖輔共惟臣職平時無纖芥之嫌此衆庶之所素知也忽一旦興兵而欲伐之聞見駭愕心驚膽喪相與聚言以吾君之聖明而有干名犯義之舉以吾君之衆庶而爲捨順從逆之事此所以羣疑填臆而駕言以不恤我穡事也彼豈知有弔民伐罪之大義有應天順人之大權者哉及其

言既決衆心釋然不待鳴條對陣之再誓而左右莽命卒能勝夏者政以其初非有憚勞惡役之本心不恤穡事之實怨故也

仲虺之誥

商書

成湯嘗播於衆以元聖稱伊尹矣愚攷其大用誠聖人也既有大德量又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略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成湯伐而放之而天下不驚箅無遺策如探諸囊取物之易也豈不謂之聖人乎湯之慙德蓋非湯之素心也若仲虺者想接聞伊尹之大議容與伐

桀之大謀習其本末以爲疑其亦亞聖之大賢也歟是故湯之懿德廸大誥以慰之湯之盤銘廸倡論以開之告之以懋昭大德此帝堯克明俊德之緒餘也告之以建中于民此洪範皇極之祖宗也其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欲其由乎中以御乎外制於外以安乎中非亞聖大賢能之乎謂之誥者有上告下之體有下告上之詞即大禹皐陶之昌言爲後世諫疏之原也蓋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也堯典禹貢此史官敘事之文也大禹皐陶謨此君臣問荅之言也播告天下謂之誥告戒幼主謂之訓軍中之號令謂之誓大臣之封爵謂之命此篇不可名之曰謨訓因進昌言以曉諭天下故變體而謂之誥所以爲後世諫疏之原也吳氏疑簡賢附勢以下不相續愚謂此段當在布命下之後帝用不臧之前則勢聯矣

商書

湯誥

此篇之書起頭立論極淵奥中間氣魄弘大後面工夫細密可謂得唐虞之心傳者也危微精一之傳萬世帝王之寶典湯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性書中性字始於此克綏厥猷惟后者此君師之任品節其氣質之性者也帝舜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以

拳拳於此者爲不如此不足以勝是任稱是責也後世人主據崇高富貴之勢徒能以官爵奔走天下豈知有天命之常職哉只此數語已足以奄有萬方想當時諸侯異乎所聞莫不變換耳目洗滌腸胃脫悟淫之未習以復其本然之天矣其數夏王之罪不過是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一句言若輕而實重罪若簡而實弘滅德作威便是逆其常性敷虐于爾萬方便是不克綏猷失爲君之職莫此爲甚與衆請命輯寧爾邦家便是自任綏猷之責其曰予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有許多警戒之意此心洞洞屬屬對越天地此是

綏猷之本凡我造邦以下是勉其各綏此猷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自任其不克綏猷之咎詞義之精密無以踰此非聖人不能道也成湯只此一書傳於後世豈特爲治道之最所以得舜禹之心傳者實在於此

伊訓　商書

太甲　三篇　商書

咸有一德　商書

湯學於伊尹伊尹之相湯其格言大訓宜不少矣一字不傳於後世至湯崩後始有五篇之書皆老臣敎戒嗣王之辭俱謂之訓可也然五篇之體不

同伊訓太甲下咸有一德皆伊尹作意造詞以訓于王太甲上中篇乃史官敘事因載二訓語者也伊尹舉三風十愆之戒申之以天命不常之理其訓亦可謂嚴矣至於太甲上篇先言我左右汝祖有此天下君相之間須各保終始所以鞭辟者尤切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緣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差悞也西邑夏是對其後嗣王字對君字罔克罔終對有終惟終極爲整齊坦明次言湯以我開導汝汝不

可顚越其命自取覆亡所以再三叮嚀告戒可謂至矣太甲猶不改行營桐之役有不得已者此君臣之再變也幸太甲之悔過伊尹得奉而歸商得全終始其喜可知太甲三篇只主在一箇初終字太甲悔過之言亦只說一箇初終第二篇伊尹喜其悔過之言又勉其只法乃祖不可有一時怠豫之心是乃所以爲謹終之道第三篇猶慮其終之難保謂今王方續有此善端猶不可以不守之以敬敬字與豫怠相反既敬方敢告之以進德之序終之以謹思力行伊尹將告老然後告以一德之用一箇一字變換幹旋反覆推衍精妙無窮此百

王之大法聖人之功用備矣前後五篇只是一片文章典謨之後四百餘年方有此段精微之論湯以元聖稱伊尹伊尹亦以哲人自任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故經此君臣之再變而無纖瑕之可指嗣王亦竟以是而率德爲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況它人乎

書疑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金華王栢著

商書

盤庚

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阻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后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根本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郡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嚚曰相曰

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陷淪沒治亳殷而歸於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己利也爲民避害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遠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辨論反復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懿然温厚之意淪浹心

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蘇氏猶以此少之謂先王處此必不致於民怨責之亦甚矣其後祖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絶識豈不賢乎但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而盤庚之書加以殽亂脫簡此所以未易傳釋也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三篇最爲明白而猶有可疑者以其書中有命之曰三字故謂之說命自無可疑但前輩以爲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

於此則非也蓋命有二體有命官制詞之命有面命口授之命如堯典之命羲和此制詞之命如舜之命九官此口授之命如堯之命舜舜之命禹雖無命字亦此體也若傅說之命非制詞之命乃口授之命也高宗之求傅說其亦異乎君臣之遇合也高宗之不言一敬貫徹內外用工深矣至羣臣咸諫而猶不言退而若有所得始以書誥羣臣只細味其恭默思道四字足以見其講學之精求治之切自任之重此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感應之機有必然者是其不言之中乃治國平天下之大功也蓋恭默思道之時無迹之可尋無法之可授

商家一箇天下密運於方寸之間一誠既孚傅說已在左右此誥一出想羣臣聳然屏息以俟命於是果得於版築之間爰立作相豁然無疑當其求說之切望說之深一形於言即自其心流出傾倒無餘皆恭默思道之所發見此豈他人所能揣摩潤色之乎而況說有復于王之語承於其下此其爲荅問之詞明矣

商書

說命中

昔舜之興也先之以羣臣之言次之以歷試之事古今之常法也高宗之用說也神交氣合一見如故任之而不疑非古今之常法也然則爲高宗也

難爲傅說也易高宗不知有傅說形於夢寐而後
求傅說知有高宗故一徵求而即起高宗恭默思
道於不言之表傅說奉若天道於版築之中此則
同一機也傅巖之野人見其一匹夫也而高宗學
問之淺深行事之得失先王之成憲後王之損益
一代治道之規模皆已定於胷中久矣高宗不之
求亦終老於巖穴之間孰得而測之及既見高宗
也無一語不切想當時老師宿儒在位碩德重望
皆竦然自以爲不及也今觀其中篇是說既受命
領職之後所進言此非問荅之比其詞當有端緒
與高宗所求相應決不泛然雜舉散而無統也其

間疑有錯簡焉蘇氏亦嘗謂說之言散而不一然
一語一藥以爲古之立言者及以其龐雜而益奇
之此愚之所以不容不疑也今妄以意聯輯未必
非當時之本語雖無所證不敢質言之似與高宗
所求者不相遠自明王奉若天道止亂民此言立
君之本自惟天聰明止惟民從乂此言爲君之本
凡進言之端當如此從原頭說來兩段是總言爲
君之道自惟口起羞止省厥躬宜屬惟事事乃其
有備有備無患又屬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段是
荅其納誨輔德之言專以一審字戒之無啓寵納
侮無恥過作非宜聯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

功又聯黷于祭祀四句次及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段荅其瞑眩之求已上皆是高宗身上事惟治亂在庶官止惟其賢次聯後篇惟說式克欽承止列于庶位而後及於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段是荅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之意此是說職分事然後接王曰旨哉至篇終未知其果得當時之序否伊尹之訓太甲於一字上轉換極有工夫傅說之告高宗於惟字上尤不苟一字是實字惟字是虛字中篇凡二十一箇惟字字字著落精妥此可謂古之立言者之法也今考定中篇本文於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一節立君之本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一節爲君之本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缺一審字之類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是戒一箇審字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一節是瞑眩之藥皆高宗身上病惟治亂在庶官不及私昵惟其賢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一節荅惟暨乃僚之意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下篇所敘乃高宗從容閒暇君臣疇酢交相切磋交相責望氣象粹然此三代之盛時也二帝之都俞也此篇論學凡三節第一節高宗先言問學之原廢學之因開心見誠無一毫滯吝之意今汝當有以成吾之志吾其能行汝之言第二節是說對以人主之所以學蓋欲立事也學不見於事是懸虛之學耳以已未知效前人之已知以已未能效

前人之已能是謂師古是先之以爲學之實也高宗所謂爾交修予是求之之精也說則曰遜志此細密之工也曰時敏此無間斷之意也其來其積皆自細密不間斷中得之大率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四字所以爲交修之良方實萬世爲學之鉗鎚也此是答罔顯之病交修之言第三節說敎字是方說受敎之人不應遽及敎人事夫受人之敎得其指示正途開說工程大略得其一半若不自去探討尋究如何得盡其精微曲折之詳必孜孜惟日不足始終主

一於此而不敢有期必自足之心則其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忽入於聖賢之域或自覺其進則止於此而已矣此荅其舊學之廢鑒於先王此又關鎖其師古之訓尤親密者也豈特帝王之學爲然雖經生學士之工夫亦何以加於此哉高宗欲傅說鑒于先正保衡傅說欲高宗鑒于先王成憲君臣遇合之歡彼此相期之實虞廷之後幾寂寥無聞前乎伊尹成湯不詳其記録之傳後乎周公成王不幸有流言之間紹續前猷粲然方冊舍高宗傅說吾將誰與嗚呼盛哉

高宗肜日

商書

高宗恭默思道公天下之心也故帝賚以良弼高宗祈天永命私一己之心也故雉雊於廟鼎同此一心也所感有公私則其應也亦異祈天永命之請何以知其然也以祖己之言推而知之祖己所謂先格王者首開以天命之正死生壽夭定於受命之初而無可求之理若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禱祈之事一念之誠發於忠孝非發於君父發於忠孝者亦公心也若出於自求是不受命也說命三篇固佳矣於源頭猶有所未講成湯之所謂降衷建中者缺然不聞說之諫雖有黷予祭祀乃所以爲弗欽終未若祖己之言淵粹也首曰天監下民

典厥義其辭甚嚴終曰王司敬民其辭甚婉而祈天永年在其中矣又曰罔非天胤無豐于昵其辭甚直足以破其惑而復於禮高宗之世但知甘盤傅說之賢而少有稱祖己者何哉

西伯戡黎

祖己之後又有祖伊夫世家之多賢足以見先王涵養之澤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剥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天命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警戒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其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所以望受者猶厚也紂

天命而不知天命之靡常雖以利口禦人而幸值其未怒故言峻事迫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歟或其言之甚於此歟天命之絶未絶正繫於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稟乎其幸免也

微子

賢者之去就出處不可苟也以三仁之賢猶相與審處其制事之宜微子憂宗國之心焦勞危迫形於言如此之至也而猶不敢輕萌棄去之念祖伊謂其淫戲微子謂其沈酗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遂至於卿士相師法容庶有罪此最爲喪亡之本哀痛之言有惻其隱千古讀之有餘悲也箕子決

策指其當去爲商家宗祀計則箕子自策我既不可去亦無爲人僕之理所以謀已謀人兩盡於數言之中比干之自處已見於不言之表事不必同同歸於仁成湯之德澤深長如此

書疑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金華 王栢 著

周書

泰誓

湯武皆以征伐而得天下其並稱也久矣識者謂湯之詞裕武之詞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遺憾此善觀書者也愚謂湯武之事有大不同者湯以七十里興其事桀也甚忠進伊尹於桀凡五就之其用心也甚仁伊尹大聖也既醜有夏創此大義相湯伐之蓋非湯之本心也是以既放桀而方慙色舉兵之初毫棄疑之當時諸侯莫有助之罪人已黜始大誥於四方所以其

詞裕其禮恭先儒謂湯既歸亳諸侯率職來朝而
告之此不然也自禹之後疑述職之典已廢玩其
告意曰誕告萬方曰嗟爾萬方有衆只是與天下
更始告之以受命之由俾之各守爾典而已武王
之事則不然周家積累之久至文王有天下三分
之二其實則已王矣文王小心翼翼謹守名義以
服事殷此所以爲至德至武王則承祖父之餘慶
藉友邦之歸心氣燄既張體貌且盛改元紀年視
紂猶諸侯然不期王而自王矣後世曲爲覆護支
離纏繞反生荆棘若十有一年之號於征伐商之
語王若曰之稱與夫杖黃鉞巡六師等詞借曰史

臣追述也如受命文考類于上帝曰弼予一人曰
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
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曰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曰我
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
小邦懷其德曰周王發曰昭我周王此皆三篇之
原辭也大槩以王自處久矣後世覆護徒爲心術
之害惟蘇氏之言直截曰周之王不王不係紂之
存亡也此說得之故其辭迫其禮傲勢使之然此
所以與湯異不得而並稱也

又

泰誓上篇非誓也實誥也如今之檄文方召諸侯

約以大會于孟津史臣之敘當曰惟十有一年春誥我友邦冢君大會于孟津妄意原敘未必然往往中篇之敘錯簡在此未應有明聽誓三字蓋終篇只是告之以同伐商未聞有誓語也此篇大略與湯誥相似但湯告於巳勝夏之後周則告於將伐商之初此爲異耳惟其既勝夏則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惟其方伐商則曰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又曰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此篇當名曰周誥不當名曰泰誓也其辭曰惟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此是一大議論即横渠西銘中理一分殊之祖後面止有殘害于爾萬姓一句失爲民父母之心其他更不稱此語非如湯誥縝密也如大勳未集一句此是武王餒處說得欠明白後人極費詞解蓋是時天固以征伐之威命文王矣而文王未肯集大勳所以爲盛德及武王又十餘年與爾友邦冢君觀商之政改與不改受既不悛只得舉此大事意蓋如此後世悞以觀政爲觀兵又生出一段事端皆是欠細玩意脉爲穿鑿傳會之過此下舉紂之惡亦不出於祖伊微子之言自不爲不實而其體終不脫於迫而傲也

又

泰誓中篇是諸侯之師應期而畢會當曰嗟我友

邦冢君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不當曰西土有衆
凡言西土止是稱本國之人與後面西土君子一
般此篇既是誓諸侯之師豈獨西土之諸國三篇
之敘互有錯簡故也惟其合諸侯之師心未必齊
德未必一利害既輕未必戒懼故誓有罔或無畏
寧執非敵之語終之以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也此
是次於河朝之誓當曰河誓不當名泰誓也下篇
是河誓之明日誓本國之師當曰明誓亦不當題
爲泰誓也此篇之誓所以異於前者蓋有古人有
言一段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謂我國與
諸侯不同繼湯之功與諸侯共伐者天下之大義

鄧南鄉

也我國兼有世讎者當洗文王羑里之辱也是故
作其果毅之氣嚴其賞罰之令辭固已窮矣又再
言文考之德且慮未必勝紂爲文考羞雖武王臨
事而懼反復述情如家人父子言前章其令嚴此
章其情親令嚴則不敢不用命情親則自然宜用
命聖人之運用縝密當如此

周書

牧誓

此篇是正與受對壘之時諸侯之師與本國之衆
悉陳於郊於是軍容肅整號令精明其詞簡而要
其法恕而嚴教其坐作進退不過乎六步七步教
其攻殺擊刺不過乎六伐七伐既作其勇奮又戒

通志堂

其殺降三稱勗哉夫子其辭郁然總之以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其辭凜然此亦誓師之常法也於是可以觀王者之兵矣大槩牧野之役諸侯之師皆期而來會者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不期而來會者也彼諸侯何爲而來蓋其素受西伯之令者既受播告之書奔趨惟恐後彼八國者何爲而亦來蓋其素被文王之化者雖無播告之書有聞而必來周之不期者皆小國也其兵革不足以係勝負其事力不足以供師旅是以不欲勤其會周家之仁也聞風而自奮者八國之義也後世欲夸張而侈大之遂於八字下又加一百字謂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言可謂妄矣

武成

武成者此武事告成之書也史官敘伐商之本末存一代之典章因録武王二詞於內後世得其錯簡遂致諸儒先之疑皆欲比而輯之故程子劉氏王氏各與改正次序其後朱子又加參考比諸家固已整然有條而大邑周之下非可結之語劉氏蔡氏皆疑有缺文焉是蓋猶有未滿人意者如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即繼於征伐商之下其爲錯簡曉然易見若只移此段於萬姓悅服之下列爵惟五之上却似簡易渾成不露斤斧或謂告

山川之詞雜於告羣后之中未爲安妥猶以爲疑若因見羣后告以征伐之意併舉其告山川之言固亦無害於義細玩予承厥志與厎商之罪意自聯屬若如程子朱子剔出告山川之詞於前告羣后之詞潔但告羣后之語必欲見於歸豐之後此則未能無疑蓋二先生之意以爲諸侯來見新君受命正始當在歸豐之後禮固然也但始朝受命此舜禹時禮也意太康之後則已失之湯之初興亦不聞有此禮止誕告萬方而已況武王在孟津之時羣后以師畢會固已受命來朝不待歸豐而後行此禮二先生未察泰誓上篇是

期會之辭非誓師之語中篇只作誓諸侯之師而未察羣后以三字故受命之禮必欲舉行於歸豐之後又覺厥四月無庚戌丁未又推中間閏月羣后之辭既居後則大邑周之下非結語遂又疑有缺文以至展轉費力愚嘗考武成中戊午羣后四字正與泰誓中戊午羣后相應此史臣以爲紀事之實可以參考處閒亦因推究征商大略次第疑是武王嗣位第十有三年春元日發泰誓上篇搤告諸侯次日旁死魄武王啓行十六日既生魄羣后受命來朝遠近先後之不齊至二十八日爲戊午羣后之師始畢至次日又自誓本國之師

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會于牧野併誓至四月始歸豐至丁未庚戌告武成然後史臣總此本末爲此篇大畧如此又緣史臣於武成戊午之下易泰誓中篇王次于河朔五字爲師渡孟津以事言之渡孟津即次河朔若無可疑但欲省文而字異而不知却有起疑之迹後人遂以孟津至朝歌近四百里五日而至商郊非師行之常法殊不知師徒既衆其渡也非一日亦非一處曰孟津則名拘而狹曰河朔則地闊而無定名曰次則有從容不迫之意詞語之不可輕易也如此今再考武成於後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既

戊午王次于河朔 以泰誓修 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書疑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五

金華王栢著

洪範

此書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其綱目爲最明其義理爲最密其功用所關者爲最廣其歸宿樞機爲最精朱子謂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也又曰順五行敬五事所以修其身也厚八政協五紀所以齊其政也此皇極所以立也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此皇極所以行也其微詞奥義又見於皇極辨可謂詳矣愚竊嘗玩味皇極之章疑其有錯簡焉自五皇極皇建

其有極二句之下宜即接無偏無陂前三韻語所以會其有極也後三韻語所以歸其有極也曰會曰歸所以爲建極之功也前後四極字包六韻語文勢既極縝密字義備於形容使人悠揚吟詠意思尤覺深長此宜爲皇極之經先儒亦有謂此乃帝王相傳之訓非箕子之言是也自曰以下指上文爲皇極之敷言始爲箕子語此當爲皇極傳上曰敷言告其君也下曰敷言告其民也再曰天子作民父母此指皇極之位而言合接惟辟作福至嗇忒言此分之不可干也舊綴於三德之下其義參戾後四疇實含兩端若皇之極建則民之訓行六之德能以剛柔克矣七之卜筮從而吉矣八之庶徵時而休矣九之五福亦備矣若皇之極不建民之訓不行則六之德偏矣七之卜筮逆而凶矣八之庶徵恒而咎矣九之六極至矣自斂時五福之下止其作汝用咎矣宜爲福極之末章此非皇極之正訓而冠於六韻語之上使讀者反不知其本末豈不誤哉人君固秉敷斂之權其曰斂時五福蓋指第九疇而言斂者皇也時者是也此非指皇極也指五福也且其叮嚀反覆諄諄告戒又歸宿於攸好德之一語此所以爲福極之判愚不自揆妄疑本文未必如此然亦莫知其果無悖於理

否也近見洪氏亦有是言始信其非獨愚之疑也至於王省惟歲而下自蘇氏葉氏張氏洪氏皆謂當在五紀之下其說若可通愚則疑其易不易成不成等語實庶證也上以作於人而應驗於天者言之下以運於天而體驗於人者言之以此歲月日合雨暘燠寒風而爲八中以一時字貫之其義甚明雖有諸說不敢從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右序武王箕子問答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洪範經六十有五字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右五行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
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右五事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右八政傳 恐有缺文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右五紀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

右皇極經六十有四字 即舜禹執中之義而詩之祖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
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下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
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右皇極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
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右三德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右稽疑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右庶徵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
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
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
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
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右福極傳

愚嘗讀漢書五行志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固哉漢
儒之說經也必以爲某事得則某證必休某事失
則某證必咎穿鑿傅會援據支離使造化之機果
如是不幾於淺乎愚竊謂洪範之經六十有五字
謹嚴精密所以爲聖人之格言五行獨不言用蓋
不言事非五行之用也五行者天地陰陽之氣也
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五行之靈發於五事而人
生動靜之用也人孰無是用而能敬其用者鮮矣
夫敬者涵動靜徹表裏貫始終爲一心之存亡此
心敬則卓然爲一身之主而四支百骸皆有所聽
命而供其役此聖道之大原脩身之大本也故經

曰敬用五事蓋敬則五德之體凝然五德之用粲然不敬則五德之體昏矣五德之用亂矣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而漢儒乃易敬字爲羞字注曰羞者進也理晦而言踈功荒而用舛以聖人謹嚴精密之格言易而爲迂闊無用之虛字是可陋也逮孔壁古文出而敬字始明甚矣伏生之耄女子之訛而諸儒之不察也夫皇極不言用即其位之數無所往而非五也人君稟五行之精全五事之德爲萬化根本四方八面環嚮而皆取法焉八政雖八而五亦寓食貨祀賓師五政也三其司以異其詞所以存八

以曆數而紀歲月日星以五統乎四也六雖三德而剛柔各克二亦五也七稽疑者卜存五而筮存七也庶徵者休咎各五參以歲月日則八矣五福固五也六極實四也錯綜而言所以存九憂疾者康寧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貧爲富之反曰短折凶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此八疇者皆本於皇極皇極之建不建由五事之敬不敬也五事之中而思者所以主此敬也亦猶五行之土也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是故心者言動之所資發耳目之所制靜而具衆理動而應萬事此心不得其正發而爲視聽言動焉能

各盡其則視聽言動既違其則見之於萬事又豈得各盡其理哉皇極者固天下之所取正也而此心者又皇極之所以正也然則五數者統體一皇極也五數之中數者又皇極之大極也故曰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漢儒不是之察而易之以羞字可勝歎哉即此一字觀之而盤詰之難通者可盡信而曲爲之說乎

又

班固用劉向之說推五事之配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是以曰恭曰肅曰狂皆歸之木而爲雨徵曰從曰乂曰僭皆歸之金而爲暘

徵曰明曰哲曰豫皆歸之火而爲燠徵曰聰曰謀曰急皆歸之水而爲寒徵曰睿曰聖曰蒙皆歸之土而爲風徵以皇不建極添一咎曰眊添一罰曰恒陰此於五行分配已爲踈謬而又分福極亦歸之五行以好德與惡爲木之應以康寧與憂爲金之應以壽與疾爲火之應以富與貧爲水之應以考終命與凶短折爲土之應而六極餘一弱字不知其所配焉而爲極不建之應此尤可陋也

本朝老蘇氏遂以恭從明聰睿爲皇極之建而雨暘燠寒風之皆時由是而有五福以狂僭豫急蒙爲皇極之不建而雨暘燠寒風之皆恒由是而有

六極其剖析亦稍明自可一洗漢儒之陋然求金
火水土之配尚襲舊說奈何於是長蘇氏少蘇氏
用醫家之論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思
爲土此固一說也然遂以雨爲土徵暘爲金徵風
爲火徵可乎諸說紛紛訖無確然一定之論惟朱
子只以五行之序配五事之序而庶徵之序亦然
是知貌爲水之生而雨之爲水也明矣言爲火之
發而暘之爲火也亦明視爲木之精而燠之爲木
也亦合聽爲金之靈而寒之爲金也有據思猶風
之無所不之亦猶土之無不資也其理有自然之
應而未嘗穿鑿蓋分而言之事各有本德各有屬

氣各有類應各有徵合而言之一事脩則五事皆
脩一氣和則五氣俱和今夫一念之差則視之而
不見聽之而不聞語言無章舉動失措是五事俱
失豈有五徵俱見於一時乎惟五事不敬則皇極
不建所以驗之於天時者當雨而不雨當暘而不
暘當燠當寒當風率皆反是如是而已愚故曰固
哉漢儒之說經也善乎朱子之言吾心正而天地
之心亦正吾氣和而天地之氣亦和必如是而可
以言造化之機感應之妙非知之至者孰能識此

又

皇極之經九句五行不言用者蓋九疇無非五行

之用也餘八疇皆言用而用之上一字極其精非
聖人孰能語此五事之敬已見於前八政之用言
農者蓋非農以爲食之原則八疇俱廢矣故謂此
八政皆農之用也五紀之用協者日月之行各有
躔次二十九日有奇爲一會會之舍曰辰辰天壤
也又有星度以測之十二會爲一歲差則曆數紊
亂而不足以爲紀故以協爲五紀之用皇極者居
中之定理也其用則在人君建與不建故以建爲
皇極之用三德者有剛柔之不齊必克治俾歸於
中故又者爲三德之用古人以卜筮決疑苟不明
則休咎不驗故以明爲稽疑之用庶徵之形

之敬不忽也故念者庶徵之有感即五事之敬不
忽也故念者庶徵之用也嚮此極者錫以
五福背此極者則有六極之威曰嚮曰威互文也
八疇之言用其義固精初疇不言用其義尤精豈
非聖人之格言乎五事庶徵之配五行前固論之
矣八政之司食貨祀賓師經言農用八政故傳以
食爲先土之配也土爰稼穡農之事也貨則金之
配也祀者報其所由生也仁之至木之配也賓者
禮也火之配也師者衆也水之配也地中有水衆
聚之象也朱子曰周官一書只是一箇八政司空
者食貨之職也司徒兼宗伯故祀賓屬之司寇兼

司馬故師屬之天子六卿周制也虞廷止有司空
司徒士疑夏改士爲司寇八政舉三卿夏制也其
義密矣此疇所該者廣而詞頗簡故疑其有缺文
也五紀之下則如五行之序矣歲者冬之終故配
水也月者陰陽之麗故配火也日生於東故配木
也星辰有分辨之義故配金也曆數通載四紀故
配土也五皇極以敬用五事爲九疇之主五行共
此極也六三德亦五其用說見於後七稽疑卜有
五體雨配水霽配火蒙配木克配金驛配土克驛
交互說者鑿焉貞悔則總以陰陽也貞陽而悔陰
九疇之壽配水貞固之象也富配火嘉會之象也

康寧配木長善之象也好德配金利用之象也
終配土萬物之所歸藏也洪範經精傳密皆聖賢
道統之相傳危微精一之大用也

又

人君以一身建極於中必當有道以化天下氣質
之偏養其中和之性而後可與共天位治天職以
同保此極也不然則剛流於惡柔失之弱人才既
壞誤國害民天下安有平治之期哉此三德所以
即次皇極也但正直二字先儒多作兩義說故與
剛克柔克爲不協有曰不剛不柔爲正直而有所
未盡也以沈潛爲地以高明爲天則引喻闊遠尤

甚有以正直爲皇極之體剛柔爲皇極之用此是以皇極中正直同說亦有所未盡有以不邪曲訓正直此自是兩字友義亦甚的確而非所以言用字也惟古注自作用字說曰能正人之曲直而義亦未順於下句作平安之世以正直之道治之則依舊是兩字與前不相應愚不敢從竊意沈潛者柔善也高明者剛善也強弗友者剛惡者也變友者柔惡者也平者無剛柔之偏重者也康者無事乎強變者也沈潛則當以高明振起之高明則當以沈潛涵養之剛惡者習於強梗未易柔服故必克之以善剛柔惡者甘於阿順而剛無所施故就

克之以善柔而平康者不待於克但正以直之而已直之云者如夫子敬以直內之直孟子匡之直之之直此用字也非定字也故與克字相對是知以不必剛克不必柔克爲正直則可以不剛不柔爲正直剛克柔克皆皇極之用也曰平康曰沈潛曰高明一類字也皆人之氣質也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一類字也皆人用之法也聖人制世御俗察陰陽消長之偏體陰陽開闔之義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德建中於民則抑揚進退予奪威福之柄不敢不謹如此洪範中有兩正直亦各從其類也與平平蕩蕩爲類自作體字定

字說與克剛克柔爲類自作用字動字說在皇極中則爲體在三德中則爲用此並行而不相悖自先儒以正直與高明沈潛爲類說有不可通者而失聖賢用字之本旨故不能不疑

又

壽富康寧好德考終五者人生之大福也是故人君以一身而建此極故能斂此福於一身自一身而敷錫於天下庶民亦保人君之極還以此福錫之於君人君建此極於上庶民保此極於下於是均有此福也庶民不得有此福人君豈能獨斂此福哉然下之所以保極者亦豈有他道不過能好德而已欲天下之無淫朋無比德者惟在於皇之作極也庶民指百姓而言曰人者指有位者而言有猷有爲有守雖淺深不同均爲好德者也自其氣稟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未必盡合乎中亦必不罹于咎此等人在人君兼收並蓄和其顏色而進之曰此予所好之德莫不與之以祿而同建此極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此是承上接下句關前後二段乃若有位之人雖才具足以趨事赴功而未必實有此德則嘉謀善計未必有也厲操守節未必能也輕躁妄作蠹國害民不能保也人君必使之進於實行有以稱其才則庶乎邦可昌矣彼正

人者則有猷有守者也必能審出處安淡泊決無
干進之意人君必有祿以養之方爲盡善非此正
人待祿而後爲善得祿而後善不得謂之正人矣
此正人者苟不得遂其所好於家是人君之罪也
彼有能有爲者徒恃其才而好德不聞君雖祿之
其必爲汝用之害矣蓋人君斂福錫福爲庶民保
極之道故當於五福之下而致詳焉

書疑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金華 王栢 著

周書

旅獒

武王之德聖矣一獸之貢微矣史臣方以通道于
九夷八蠻誇國家威德之遠而太保乃拳拳進諫
于王何也蓋獒之爲獸非常犬也能曉解人意且
勇而善搏畜之何所用哉不過供玩侮之戲而已
武王固非玩侮人者既有是物必有時而爲是戲
也太保一篇之意慎德二字爲之主復告之以終
累大德太保識幾明微愛君之忠叮嚀反復可謂
至矣首言貢獻之法惟服食器用則此獒也非惟

正之供次即以不狎侮繼之以玩物喪志終焉又其次方言非土性不畜所謂慎德實懋懋於前二章者也使武王勞其使而却其獻豈足以勞太保之慮乎推其病之極必至於生民不保厥居嗚呼遠矣文字不多而道理無限只在慎德二字中間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二句却稍寬而先儒敬之此愚之所未解也

康誥

後世信小序以此篇爲成王告康叔之書又言周公訖王命而言不勝纏繞至本朝蘇氏方明篇首二十八字爲洛誥脫簡五峰胡先生及吳氏棫又

周書

定爲武王之書大綱方見倫次以其洛誥之首遂名曰誥既是武王封康叔於衞之辭謂之康叔之命可也以首句有孟侯朕其弟謂之孟侯之命亦可也觀其詞氣鄭重反復告戒若武王面命之意詳玩之亦史臣受武王諄諄之旨特爲此叮嚀之言見康叔者爲武王之所親愛故曰未有若汝封之心又曰朕心朕德惟乃知皆嘉之之詞也又見武王亦慮商民之難化所以舉所甚親者任此責想命三叔之時亦必有勤懇之言如此篇者明德者治民之本愼罰者治民之要史臣授此意故以四字爲一篇之大綱終篇不出此二事曰在茲東

土以上此命詞之首常體也次曰嗚呼封汝念哉
止不廢在王命當接後一段已汝惟小子未有若
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次及王曰嗚呼小子
封恫瘝乃身敬哉一章又繼以已汝惟小子至作
新民此二章皆是勉其明德事中間皆是慎罰事
亦頗冗雜欠整次後一段有予惟不可不監告汝
德之說于罰之行此是總結明德慎罰又次王曰
嗚呼封是結前敬哉一章又次王曰嗚呼肆汝小
子封是結前汝念哉一章末後曰往哉是作命之
常式也此篇於諸誥中極爲明白尚欠梳理如此
它篇可知

酒誥梓材

周書

以二篇言可合而爲一以逐篇言又各可離而爲
二此是爲不可曉可合者梓材之首意與酒誥同
可離者酒誥有二體既誥妹邦又誥康叔梓材末
篇全不相屬也首語既曰明大命于妹邦後又曰
妹土此分明告戒紂之遺民舊俗也即又繼之王
曰封者五此又分明告戒康叔也先儒以爲其事
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以爲書之變體愚
實未之通也所可知者止於戒酒而已

周書

金縢

此書敘事體也與武成同武成是敘伐商一事始

末此篇是東征前後事歷六七年始末詳略之中有筆力焉納冊啓書此金縢之首尾也其敘事不可不詳其敘流言居東止五十餘字簡潔詳明於曲折抑揚間事情隱然可判後來大誥等事盡含蓄於此武成先列四誓而總敘武事之終金縢是敘東征始終而後列諸誥法當然也其餘小小文義諸家有未一者因論丕子之責竊意責字如責望之責是責望其事我於天則繼以願代中間無缺文意若曰三王有任保護丕子之責于天則後面能不能事鬼神之語全無意味矣如乃命于帝廷却脫元孫二字合復舉乃元孫於此乃并是吉

者謂三卜皆吉此卜之言啓籥而參以龜卜之書乃是證三卜之果吉也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者公欲以身代王王瘳則公當代命也惟永終是圖者我但爲考終之計茲所待者三王必不忘於一人之言以代王也王瘳而公不死亦天監公之心而不從公之代也在公則當俟命以代而已我之弗辟只是作入聲讀周公以公天下爲心征誅之事固不得以私恩而姑息曰公避之而居東非知公者二穆卜只一義於敬字爲近初不牴牾也

周書

大誥

此下諸篇固多脫簡之可疑一也告戒之詞貴明

白而反聲牙二也非特文義之難曉而大意亦往往瞢然若隨詞生意屈而攀緣添字補湊強欲求通前後用工於此多矣然斷續扞格終不成文理不幾於侮聖言者乎謂宜盡黜訓詁敬存古意或略知大意不必句句字字求之亦可請試言其大略大誥者以武庚與三監叛發此誥於下所宜責武庚以汝父之不道故天命之歸周我不殺汝而封汝於故都汝合率德改行以蓋父愆以保宗祀以輔我國家以恭承天命今乃乘我國之大喪欺嗣子之沖幼而敢蠱惑我三監離間我骨肉鼓動淮夷搖蕩邊鄙姦宄鴟張於義不可不討今前後

未嘗及此意拳拳只說一箇卜字何其闊於事情而踈於制變也豈非自太王避狄之後不曾經此變故乃欲假著龜以鎮壓天下之邪心乎且又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已告我西土有大艱西土人亦不靖此何異於唐德宗遭奉天之難而委之以先定之數也聖如周公經國制事而肯出是言乎此皆可疑者

微子之命

每讀此篇未嘗不廢卷喟然而嘆昔武王之反商政首釋箕子之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既而復訪道於箕子得洪範之書此皆所以得君子之心若

散財發粟不過小人悅服耳所不可曉者獨於微子寂然無聞武王豈忘之哉既而乃封武庚祿父以奉商祀周之失未有大於此者夫湯之衰也賢聖之君六七作商之賢子孫未有過於微子者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存商之祀作賓王家非微子其誰可與武王在位八年吾不知微子者何在乃於殺武庚祿父之後而後封之宋何其晚哉彼武庚者熏染紂之惡德未聞其有改行烏得有過於微子封微子則可以祀湯封武庚則可以祀受受猶足祀乎今不封武庚於它邦而付以紂之故土當是時稍自好者必不爲之左右矣其所與共游處

朝夕之所謀議惟酗于酒德之故人爾不幸武王崩嗣子沖幼周公攝政而管叔在外姦謀啓而凶計行自謂可以乘間倡亂抵掌以復紂之境土矣武庚之叛勢所必至羣弟之流言非武庚孰敢蠱之武庚之叛非流言無以發之羣弟非武庚則不能叛武庚非流言則不敢叛故曰周之失未有甚於此者蘇氏乃曰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果人也則必叛武庚之叛不待智者而後知愚則曰此說非也殺其父者義也封其子者仁也其子非人也則必叛使其子之果人也則必飲痛悔艾修身改行以保先祀苟不顧先王之祀

而輕於叛者豈復人也哉若武庚之必叛果不待智者而後知或曰武王封微子於宋也久矣至武庚誅乃加封上公命之以奉商祀此亦惑於後世歸周衡璧之傳而謬爲是說也若微子之始封也必加上公必奉湯祀不當以是禮命武庚而不命微子也今觀此書皆始封之詞也非加封之詞也曰律乃有民曰永綏厥位豈非懲創武庚之不律不綏而有此告戒乎史臣之命尊矣嚴矣

又

愚以紙上之陳言妄疑周家之得失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以武王之聖周召之賢爲之輔克商之初政事精明人心大慰何獨於此事處義制禮有如是之踈乎後世又以淺陋之見量聖人以爲不封微子者忌微子之賢也此說益大謬矣又按左傳楚子克許許君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此說尤爲可疑昔箕子之荅微子固以微子之義當去去之云者去其位而遁其迹也又以爲微子抱祭器而歸周此尤非也若微子不待商之亡而歸周是先自絕於商也若微子幸紂之亡即自辱於周是自求封也武王非伐微子也何爲銜璧請

命是已代紂爲王矣若微子苟存亦何患商祀之
不存二事皆非所以爲微子矣若武王既受微子
降封武庚而十年不齒薄微子甚矣何足以爲武
王周召[illegible]急因左氏之言遂得以參伍旁證而得
武王微子之心其曰武王解縛焚櫬禮而命之者
政武庚禄父也傳者以微子賢武王聖舛訛其事
喜談而樂道之彼豈識有關天下之大義乎武庚
驚家國之覆滅知禍患之未艾乞命武王者勢也
勢急則祈哀請命有國則搖牙肆毒此狡猾小人
之常態也武王知紂已死其孤以禮來歸斬焉衰
絰之可閔釋而命之仁者之心也聖人以大公至

正行其義之所當爲豈逆料異日之變而預防之
哉微子既遁紂死即出是幸宗國之亡也況武庚
既封商祀不絶吾何求哉此所以十年長往而不
來也微子既不可見武王亦不得已封庚爾武庚
既誅商祀再絶微子於此時而不出是商祀之果
絶也賢者之出處聖人之處事又豈有一毫之未
盡者乎

書疑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金華王柏著

召誥
洛誥

周書

洛誥之篇三山林氏說之所終東萊先生說之所始文公又於召誥洛誥亦各有說學者可以釋疑矣然猶未也洛誥自周公曰之下朱子以爲自此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又取葉氏之言以此篇與召誥參看又取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缺文朱子尚謂有疑而後學敢謂無疑者妄人也愚竊謂諸誥之中辭語之不可曉者固多矣而

一篇之體統大槩亦可見惟召誥洛誥破碎龐雜體統不明此最未易梳理者也蓋其中有周公召公相洛卜洛之詞焉有遷殷民攻位丕作之詞焉有營洛之詞焉有成王來洛之詞焉有祀文武記功宗之詞焉有周公復辟之詞焉有成王即辟之詞焉有成王冊命周公之詞焉此所以不可以一事觀也召誥前雖載相洛之事後止是以成王新政致戒之詞而已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則以疾敬德爲王新政第一義此則頗自明白若洛誥恐當作兩節看相洛卜洛營洛遷頑民是一節明禮丞禮周公欲成王治洛復政於王成

王止欲歸周即辟命周公治洛此是一節如冊周公之首詞反殿於篇末而冊中之詞反殺雜於前此皆未易就條理也第一是復辟之事程子以來諸儒只欲作荅王解以爲未嘗失位安得有復此義誠精矣然成王固未嘗失位也蓋成王前此未嘗親政也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正如伊尹復政厥辟之復蘇氏所謂歸政初何害義然亦何所嫌而避此名乎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

多士

多方

周書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大略以殷人不服周而作也又怪取殷之易安殷之難歎商七王之德深而終歸於周公之功其言感慨俊偉而聽者竦然愚以爲八篇者固艱澀難曉細而觀之各有所主非盡爲安殷而作也蘇氏之言其亦有所未盡商自太甲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矣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蹙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之仁聲仁聞日盛而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月累而歲積當是時三分天下而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弃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嚚喧呶而易搖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暴橫草竊姦宄逋逃容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噪風塵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不簡拔而進用招誘四方之無賴爲之爪牙以殘害於百姓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凶非有英雄豪傑爲之宗主也若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一坑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爲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爲忠厚之至蘇氏謂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凡化頑民之書

通志堂

不過多士多方兩篇而已緣中間紛亂脫落序者不得其要讀者莫知條理是故隨文解義卒不能貫通愚不敢觀序止熟讀正文而知其有脫簡焉竊謂多方當在前多士當在後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罔不知又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明命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可以知其先後也多方首至乃惟自速辜已上皆稱多方至此亦是結語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此下皆稱多士則知此二段是多士後錯簡在此多士曰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後段曰爾

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又知是一篇前後相應也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敬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後段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故末後結語曰不克敬于和無我怨此又知兩段相連總結於此多士結有王曰之下有缺文正宜聯多方嗚呼猷一段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當聯多方後又曰下結語庶幾血脉貫通文勢明白今輒考定二篇於後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

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一節是史官先敘作誥之時以周公曰起之是周公代王作此誥也王若曰之下是總一篇之大意言殷侯尹民此指武庚之遺民也言爾罪固當誅戮我已大貸爾命矣爾不可不知爾猶大起狂謀圖度天命更不爲深長之思敬保爾宗祀乎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

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一節反覆言夏商廢興之由天命存亡之幾此辟字指紂而言謂紂元自天命既不能享遂至於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
有殷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
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
喪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
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一段言天非有意去爾夏去爾商乃爾夏商自
取其亡當商將亡之時天亦未嘗不求爾多方有
可代商者爾既無以承天之眷顧者我周王能善
承天心天既命之以王矣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
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
天之命屑有辭

此二段原雜在前節先儒疑有缺文而不知乃是
錯簡言武王雖已受命商之子孫苟能克念有得
天之道天亦俾之誕作民主今待爾五年矣爾又
無可念可聽之德蓋武王在位五年故也今爾辟
指武庚言却欲圖天命輕於發言何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
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
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
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一節繳前意不欲多誥爾且大貸爾命三爾曷不勉之也四爾乃責之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一節是總結叮嚀告戒之周公之書無逸之外惟此篇條理分明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

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一節先言周之所以代商次及夏商興廢之故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
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
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

此一節言周之所以受命以至于爾大罪不敢肆
其繩治

王若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一節言遷商民于洛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
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
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一節言邑商子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一節言我昔日貸爾命移爾居之意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
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
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
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一節言我不惟不殺爾又使爾安居此以親我多遜之美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一節是告遷洛多士及尹民之官爾能和其頑民我豈不大用爾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一節言爾苟不能信我前命我則遠遷爾於它去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是再三反覆結前語告戒之大略如此中間恐亦自有錯簡

書疑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金華王栢著

君奭

周書

今讀此篇文意雖多不可曉大意是周公留召公共政之書也歷舉湯之興有此六臣文武之時有此五臣今日止有吾二人而已當時雖有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諸臣要未可與召公班也周公拳拳於天命之難保而幼主之不可不開導輔相之意反覆憂深求助懇惻故召公竟無它辭若考其時則卒未有定論今詳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自曰以下述武王託孤之命如此

又有小子同未在位之言又曰在今予小子旦非
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此可謂周公攝
政之時矣其後乃曰天休滋至惟我二人弗戡又
又曰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則此等語
又非所當言於武王初喪之時史記之論固陋矣
而蘇氏謂周公歸政後公欲周公告老而歸而篇
中殊無此意則小子同未在位蘇氏竟不釋如蘇
氏說則此句終無著處東萊先生祖小序意謂洛
邑成而周公欲告歸召公亦欲去周公既爲成王
留而周公亦欲召公留如此言則是周公歸政於
王矣是時成王年亦長矣不可曰小子同未在位

此句仍舊未有所歸但此篇所不可知者不過留
召公之時爾其言雖艱澀而大意自明非如洛誥
頭緒多而不可就理也然亦有差誤處如曰在昔
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觀文王之德蓋各有得失當曰昔在上帝周田
勸寧王之德此處未說到我王割周者言羙里之
厄也細玩之可見

蔡仲之命

史臣序詞既詳且嚴自金縢有羣叔流言之語至
此篇始著其事備其詞體正而意盡周公之心坦
然明白率德改行一語而父子得失在焉周家之

刑慶當焉播之衆而命焉皆其父子自取而周公無一毫固必之心蔡叔未沒以仲爲卿士蔡叔既沒復封仲於蔡周公友愛可見矣曰蓋前人之愆曰無若爾考皆昌言而不隱一欲盡天下之公議一欲伸家庭之至情言之深所以愛之切也曰皇天無親者示戒凜凜然想仲飲泣祗承而敢以爲榮乎

立政　周書

第一是先儒欲爲周公避嫌不肯言歸政費盡回護使周公之心事益不明於後世周公夙有聖德自文王時則已與召公分陝而治既而左右武王伐商立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正百工蓋代行天子之政而未嘗攝天子之位也成王亦未嘗不一日履天子之位而亦未嘗一日親天子之政也成王既冠周公歸政於王初無嫌之可避立政首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嗚呼孺子王矣曰咸告孺子王矣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豈謂其昔不爲王而今始爲王哉蓋今日始親王者之政而已自金縢之書成王未嘗不稱王周公之所播告於四方者未嘗不曰王若曰成王之王固自若也成王之政則自今始也親政之初上自王左右三事下至百司庶府外至

於都邑之長諸侯之官周公莫不率之北面以聽
王之新政因告嗣天子者蓋昔日嗣位爲天子今
日親王者之政矣既聽王之新政不可不皆進戒
於王於是自常伯之下至於阪尹乃敢告厥后曰
拜手稽首后矣然後 云云 緣首尾有錯簡而虎賁
綴衣而下俱列於三事之後更無繫屬而意義不
明今輒與考定於後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
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乃
取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無義民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一節周公率羣臣歸政於王因命羣臣進戒美
其言而嘆其憂此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繩俊尊上帝迪知忱
于九德之行祭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
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

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姓

此一節言禹湯桀受用人得失治亂之分

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
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王惟
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
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
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一節言文王武王知用人之道立民惟任長伯
立政惟擇三事皆俊德之人而不下侵細務武王
循文王之功用此義德容德故能受此大基業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此一節戒成王於三事惟念成德之彥以治民
調和庶獄庶慎勿以小人間之惟正是乂而不可
誤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

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此一節再提湯文用人安其職盡其用勗不可用小人以結前二段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玆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此一節却提夏禹武王結後一段專戒庶獄并詰戎兵

周公若曰太史嗚呼繼自今嗣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言既終又呼太史記之爲後世子孫之戒如此分合却節奏差明無龐雜之患無穿鑿傅會之謬蓋親政之初擇賢共天職最爲重事曰籲俊尊上帝曰丕釐上帝之耿命曰以敬事上帝惟事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所當留意者又不出於三事綱領既正統體相維可謂得立政之要矣周公勤勤懇懇又爲後世慮至矣哉周公之用心也但宅字先儒率於五流有宅之宅遂作刑獄說按說文宅所託也今作託字訓爲通貫無疑

無逸

無逸之篇却是特作書以訓於王周公之言未有明白若此篇者但首語一句忽又奇古曰君子所其無逸先儒以處訓所朱子曰某則不敢如此解恐有缺文愚則曰恐是衍字周公曰嗚呼君子其無逸言君子不可逸若先知稼穡之艱難了乃逸則知小人之所依必能愛民而享國之久也此篇不可作一段看前後自是兩段文字前段是教其知稼穡之艱難至酗于酒德而止後段是道其智之明而不為人所惑至篇終兩段提兩嗣王結然又不可截然作兩段看中間又自有氣脉通貫處

前後凡有嗚呼者七一是總說知不知稼穡之艱難二是舉商三宗之不逸及後王之逸為享國之效三是說文王之無逸四是戒嗣王之不可逸五特以我聞曰更端言古人之所以相與教告叮嚀者正恐此智未明為浮言所惑也六是言昔四王之所以迪哲者亦以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情狀故不惑於浮言此是氣脉過接處若不聽人之教告輕聽人言則罰無罪殺無辜怨叢一身豈能享國長久哉成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稼穡之艱難未嘗識小人之情狀所以前日為流言所惑今雖感悟是豈可不常以為鑒昔周公止作鴟

鴞未嘗及此今既歸政居東恐成王復爲浮言所移故作此七鴟呼於其終止曰嗣王其鑒于茲不及他語者其戒深矣

周官

周書

此成王初政訓迪百官見成王之德日新周公之經制大成周家文物詞命之正盛也此書雍容肅厚有虞廷氣象焉後世莫能及或疑此篇與周禮不同蓋周禮者乃周公未成之書此其總敘也

君陳

周書

畢公文王之大臣周公尹洛之後當即以畢公代之而君陳或謂其新進者也而可超躐老成而

此重任乎觀其所以命君陳其體輕其辭戒所稱者只推其孝友之行是固得爲政之本矣然爲政亦多端非可恃此而它無所事況有商之頑民在焉新進少年或乘銳變更未必不反激其易動難安之勢竊意君陳既有孝友之順德或平時親慕周公而師事焉者也或在周公左右諳練其本末者也觀其凡人見聖由聖之語知其能親炙周公而責之以周公之事乎以依勢倚法之言無忿疾之訓知其所以告戒後生也其曰至治馨香四句是不忘周公精微之論故舉以訓君陳蓋周公之制度法令備矣但欲其曰昭曰式曰弘而已所以

從厥攸好者正欲其以孝友之行爲化民之本汝若敬主此德則商民無有不變者也畢公前輩也恐其未必一一肯遵守周公之舊所以異時命之於商民既安之後屬其旌表淑慝蓋是有設施作爲之人未可繼周公此所以舍老成而命新進者或此意也嘉謀嘉猷入告一段葛氏以爲史臣失詞誠是也

顧命　周書

康王之誥　周書

二書只當合爲一篇一正廿六始一正其終中間命誥之詞不多全是紀載國家始終之大典謂之敘事可也蘇氏之論以爲三年之喪既成服而暫釋非禮也此言誠足以爲萬世法周公召公天下之聖賢也以天下之聖賢夾輔王室所以處事制義當無毫髮之未盡周公當武王之崩也位冢宰擁幼主以君臨天下謂宜鎮定天下如泰山之安周公以聖人之心待天下而不肯爲嫌疑之防亦以聖人之心待骨肉而不肯起嫌疑之念行之以大公至正洞然而無所顧忌者也豈料姦宄餘孽覬俟門隙蠱惑人心倡此一大變乎成王之顧命古所未有豈非懲創前日身履之變故出此防危慮患之計乎召公恢張末命其設施使內外小大之

臣無一髮之可議所以綏定王室者密矣而不暇考定禮儀於倉卒之間而終不免後世之譏評吁可畏哉雖曰處變權宜未易以常法論然處變而不失其經是乃謂之權以周公召公處變猶不免後世之議權可易用乎古今善用權者伊尹一人而已

書疑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畢命

畢公四朝元老也命以保釐禮所當尊詞所當重故起初惟十有二年至民罔攸勸凡一百十九字與諸命體製迥不同也先敘周公之功而商頑有式化厥訓之效今之所以命畢公命之以繼周公之治非直曰代君陳也今時之所宜者與昔不同却在於旌別淑慝而已藏厥藏則餘頑不勞力而自勉康王豈敢以商民已化爲善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周公雖收其放心今當有以閑之惟不

剛不柔脩之自我又以此爲之大訓漸漬而薰烝之先有以建其無過不及之性庶幾可以成周公君陳之化畢公既有盛大之德而又克勤小物其德周矣以公德義之訓宜無不服者然商俗靡靡利口惟賢若不稽古以訓之而其强辯橫議未必能遽服也今當旌別淑慝以作其好善惡惡之良心古訓格言以堅其好善惡惡之實志閑之之道其不易也如此康王即位之初報誥之外只此一命存於後世是時商之頑民世變風移可以無慮而康王必推擇此大老鎮之且謂國家安危之所係而精神心術之運用只在一箇閑字上以一時

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苟不常常防閑之雖三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旌其淑善別其惡慝導之以德義啓之以古訓皆所以爲閑之之具也氣象重厚規模嚴密三曰嗚呼父師其待耆德也所以盡其敬終曰欽若先王成烈其尊體貌也所以異其詞雖一篇之命自足以備見康王之爲君亦可謂善持盈守成者與

君牙　周書

冏命　周書

穆王周之衰世也而詞命鏗鏘典雅無異承平之時此內史之職猶有豐芑之舊觀其命君牙也曰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
中惟爾之中先王之格言不過如此其命伯冏也
在昔文武以下至萬邦咸休尤得體要聖人以爲
後世法其在於此然玩味其言二人殊無德之可
稱而可居其位乎昔之命康叔以武王之弟故不
以德言但拳拳以明德訓之曰未其有若汝封之
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未嘗無所稱述也其後雖蔡
仲之命猶以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之新進如君
陳亦有令德孝恭之嘉而君牙者獨言其祖父之
嘗有功是以世臣勳舊命之耳後世終不聞君身
爲何人而宅亦無事功之可舉也伯冏之命終曰

惟予汝辜詞色嚴毅待左右僕臣之體當如是
東萊先生以穆王此心不繼乃以造父爲御驅馳
忘反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而歎伯冏此時之在
不在也愚敢謂伯冏之命乃所以爲任造父之端
也僕正雖曰下大夫而特作命書與大司徒等此
未必周家之舊典周禮止有大僕而無正也不過
穆王欲尊寵伯冏創加一正異其職假其詞以寵
之爾此穆王之所以爲穆王而周之所以衰也顧
讀者以其詞之盛而不暇察其病耳

呂刑

訓刑始於帝舜言約而義備此所以爲至治之世

也訓刑終於穆王目繁而罰輕此所以爲衰亂之
世也只流宥五刑一句所該者甚廣所制者甚詳
敘事者述此一凡例而後世忽之而未嘗致思五
刑與流各自有正麗之罪又自有從宥之法宥之
云者寬之也寬之者亦次第而輕之爾以大辟之
罪亦從而流者後世之刑也蓋宮者所以宥大辟
也非刑所以宥宮也劓刑所以宥非也墨刑所以
宥劓也而流之中亦自有宥之義竄者宥逕也放
者宥竄也流者宥放也（逕如今拘鎖之類竄如今牢城之類放如編置流如押出界耳）大辟
之刑決不直以流而宥之矣舜之刑未嘗不輕而
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

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
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昔武王之命康叔
也雖主於明德慎罰又自有不可不殺之語及刑
亥無赦之言成王之命君陳既曰三細不宥又曰
辟以止辟乃辟未聞五刑之俱贖也贖刑者贖鞭
扑之刑大辟之刑如可贖凡有千鍰之貲者無所
往而不可殺人天下烏得而不亂哉後世三章之
約可謂極其簡矣而殺人者必死殺人而必死非
特爲死者報也爲生者戒也爲死者報法爲一人
立也爲生者戒法爲天下立也忍於一人而忍者
小不忍於天下乃所以爲好生也聖人不忍人之

心豈有一毫好殺之意刑至於不可不殺者是乃
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呂刑之書首以爲五刑
創於有苗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虐也斯
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愚謂呂刑者律書也法吏
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
之本意其審克之語凡四哀矜惻怛猶有三代之
遺風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
能精察於典獄之姦尚可以爲後世聽訟用刑之
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朱子謂穆王巡遊無度
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
之術以斂民財斯言足以得穆王之本情者與

厲王之禍周室幾亡宣王獨能倔強奮發復會諸
侯於東都即有如方叔召虎尹吉父仲山父之徒
驅馳左右之力幽王再壞至於不能爲國而平王
遂至東遷東遷雖曰失根本形勢之固尚可爲中
興之資者以周公君陳畢公三后之德化入於人
心者甚深猶能效死而不去者三百餘年使東遷
之初稍振風采則崧高扶輿清淑之氣未必遽息
也澗水東遷水西必有賢明俊乂之士相呼而起
爲之宣力四方何至萎薾蕭索之狀如是哉今觀
其命文侯也不稱曰伯父叔父而直以父目之不

敢稱其名而呼其字不典甚矣閔予小子一段抱
栖乞憐之態殊可醜也雖曰不敢矯飾虛詞而傾
倒情實以見謙卑自牧之意然君臣有大分也命
令有大體也豈有隳大分失大體而有作興振起
之理哉首述文武之受命即歸功於先正左右厥
辟按晉世家叔虞者成王之弟削桐因戲而遂封
於唐又安有輔文武之事斯言實誣矣惟曰汝多
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尚存命詞之舊觀夫子蓋
傷之以為後世戒而未見其有事雖之責也愚嘗
謂夫子刪詩定書實相表裏文王之風化不見於
書而見於二南周公制作之具不見於書而見於

雅頌七月之詩補無逸也東山諸作補金縢也宣
王中興之詩粲然復盛而書中無一字也東遷之
後諸國風次第而起雅頌亦至是而亡故文侯之
命書之終而春秋之始也詩書春秋王通謂之三
史其亦有見於此與

費誓

周書

秦誓

周書

二誓書之附庸也聖人何為而取之取其不黷武
也誓者出師殺伐之辭也徐戎淮夷之為魯寇也
屢矣於魯則肘腋之患也伯禽胡不曰今不取後
世必為子孫憂乎讀其書之首辭極其嚴毅其終

不過修城郭積糗糧匊芟爲備禦之計而已此所以爲諸侯保守境土之法也方春秋五伯競逐之際選將厲卒攻城略地今日滅某祀明日縣某國書伐書克書敗筆相踵也而不自意悔過之詞忽發於秦伯之口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詞語若從容不迫而噬臍之悔深切莫甚於此聖人烏得不喜而殿於二帝三王之後爲諸侯窮兵好伐之戒也哉

書疑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